



05746

通志卷第一百二十四上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鄭 漁 仲 撰

列傳第三十七上

晉

皇甫謐 字方回 摯虞 束皙 王接 郤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 夏侯湛 弟淳

潘岳 從子 張載 弟協 江統 子彪 孫楚 子象 陶璜 吾彥

綽羅憲 兄子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周處 子玘 玘 子綽 玘 周訪

子撫 撫 子楚 楚 子瓊 瓊

通志 卷一百二十四上 列傳三十七上 一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咸以爲癡嘗得瓜果時新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純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慾始有高尙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

手不輟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  
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樂堯信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  
官執掌然後爲名乎乃作元守論以答之其要在於守  
道全真而已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  
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  
命之修短分定懸天平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  
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  
人或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  
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

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通志

卷四十四

列傳三十七上

二

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  
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  
敦逼不已謚稱草莽臣上疏自陳抱禁困劣不任進路  
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竝不起自表  
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  
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  
殺叔母諫之而止時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  
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  
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芟芟易  
之明義元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彊學以

待間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楫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稱疾篤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竝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元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三

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逝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

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四

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哈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猶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蘆蔭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阮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

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志孝道蘧蔭之外便以親  
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  
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  
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眞篤  
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耐耐葬自周公來非古  
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  
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  
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  
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  
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五

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  
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  
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  
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元晏春秋竝重於世  
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方回少遵父操  
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門閉居未  
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  
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  
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侃遷爲廣州  
刺史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

破杜弼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廩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廩迎杜弼廩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交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貢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六

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超詣爲世所稱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親策之虞對切直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畱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帝嘉之以母憂去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

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事儀典甚悉虞又以漢未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

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七



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詔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彼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恩臣愚竊以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旣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過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旣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尙薨有司奏御服齊衰甚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皆有依據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歸洛陽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已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舊正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八

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  
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  
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時所重虞善觀元象嘗  
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  
人有表薦者常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  
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  
莽末廣曾縣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  
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  
譽哲博學多聞與兄瑆俱知名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

通志

卷宿西上

列傳三十七上

九

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  
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瑆娶石鑑從女  
棄之鑑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哲等久不得調  
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哲  
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  
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哲與衛恆厚善聞  
恆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麩諸賦文頗鄙俗時  
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居釋以擬客難張華  
見而奇之石鑑卒王戎乃辟瑆華召哲爲掾又爲司空  
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哲

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播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衍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歲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畝於原隰勤蔗葦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嚴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上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泐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豬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場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駟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牧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瀆水停汙人不懇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

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  
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汗泥之土渠陂之宜必多  
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  
畚缶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躋而黃潦臻崇山川而  
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  
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  
郡人在陽平頓邱界今者繁甚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  
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  
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  
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七

志遷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  
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  
記夏已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  
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  
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  
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  
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旣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  
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  
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以  
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

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  
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  
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  
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  
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  
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  
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三

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  
哲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尙書郎武  
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  
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  
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  
便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  
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  
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  
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承皆為盛集帝大  
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簡一枚上兩

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爲立碑墓側哲才學通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通志

卷宿書上

列傳三十七上

三

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原卽禮命之接下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頌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尙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元仁竝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

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  
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  
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陞以國有  
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  
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稽紹爲亂兵所害接議以爲宜  
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朝廷從之河間王  
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  
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顥尙書令王堪統  
行臺上請接補尙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雖  
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古

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  
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礙  
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  
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  
佐著作郎東哲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  
畱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  
侍郎潘潛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  
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  
又撰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  
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意更注公羊

又集烈女後傳云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詵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棺至家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拒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五

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爾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阮种字德猷陳畱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應詔种對策與濟陰郤詵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



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种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駿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難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譚吳黃門郎譚朞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秀才譚至洛武帝親策之七科譚對擢上第時九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六

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才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不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扶顛而不持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

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鄆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陞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尙書郎永寧初出爲剡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七

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水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

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過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辯道上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琬於朝乃上箋求退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將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恆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竝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曰

通志

卷宿語上

列傳三十七上

六

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逸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逸若思每銜之及用事常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屬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諡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辭辯稱常詣中領軍何勛自言能爲劇縣勛曰唯欲宰縣不

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主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勸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疆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兩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人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旱

通志

卷宿雷上

列傳三十七上

五

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觀者歎其敏捷卒於家年八十餘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帝烈皇帝懷

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  
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  
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闕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  
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勦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  
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  
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孳遺老與之  
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  
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  
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  
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

通志

卷宿雷上

列傳三十七上

三

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鋹于紀旋皇  
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  
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  
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獻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  
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  
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  
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  
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心腹出作股  
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  
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宜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

騰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潛呂範呂岱以器任幹  
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  
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禳祥協德董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  
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  
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  
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  
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遯漢王亦  
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軻財賈而  
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  
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  
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焱而奮  
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  
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  
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三

荒衝朝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旣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元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獻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

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躄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足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馱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脩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有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



疆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旂江介築壘遵渚矜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跪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五

績宵遯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覺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賴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脩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  
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  
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  
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  
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  
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  
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  
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三

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  
答曰千里莼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  
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  
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  
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  
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  
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  
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  
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侍郎倫之  
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

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竝救理之  
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  
旣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  
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  
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  
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  
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同旣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  
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  
功之路不一何則脩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  
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二十七上

三

所遭遇落葉俟微颿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  
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  
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  
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  
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  
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  
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  
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  
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衽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怏怏不悅公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眈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充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陟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囊勳之可矜聞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填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

通志

卷第三十四

上

列傳三十七上

七

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逾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逸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五

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禮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竝建伍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

悅以此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享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思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王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閭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遵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鑑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閭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三

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覺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間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鉅

輦震於閭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闈暫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捨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



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累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竝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其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閒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人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爲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司之盛未嘗有

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竝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舉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牽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

通志

登宿語上

列傳三十七上

三

機釋戎服著白貽與秀相見神氣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之兄弟家族蒙國重恩入侍幄帷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箋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

焉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竝行於世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孟玖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雲字士龍年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致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先是嘗著縷絰上舡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抗手曰雲閒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

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諫之辭甚懇切時晏任用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使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雲以爲旣非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五

國勿用之義又傷推誠曠蕩之量復上書陳之晏不能用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盛稱其才不以溢美爲嫌入爲尙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竝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救之穎不納

統等重請穎遲廻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雲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竝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聞迷路莫知所從忽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

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

通志

卷宿雷上

列傳三十七上

三

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尋昨所宿處乃王弼冢也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聲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聞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哭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機從弟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尙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尙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常爲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制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

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元四愁而作娛賓丸思眞所謂忍媿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品格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元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費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

通志

卷宿五上

列傳三十七上

七

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譽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僞尙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竝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主者皆可隨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受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尙書郎弋陽太守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

潘岳友善每行止則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辭旨可觀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作昆弟誥世多稱之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卽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五

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竝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

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  
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  
賦以美其事曰依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  
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  
人墮宮掌舍設栝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黝以雲布結  
崇基之靈陟兮啓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  
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牯服于縹輓  
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  
寮先置位以職兮自上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  
兮接游車之麟麟微風生於輕聽兮纖埃起乎朱輪森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完

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  
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閭闔洞啓參  
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種桂之種司農撰  
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  
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粹縑金根照耀以炯晃  
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元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  
中黃擘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鑿九旗揚旆  
瓊鉞入藻雲罕曉藹蕭管嘲啾以啾嘈兮鼓鞀砮礮以  
砮礮筍簾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  
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頰以灼灼危碧色肅其千千似



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  
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  
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頌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總髻  
躡踵側肩倚裳連襪黃塵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動  
客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  
乎昏作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  
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  
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以食  
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四

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無  
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  
上昧且不顯夕惕若懼圖置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  
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  
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  
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  
嘉粟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  
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  
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勦哉希矣逮我皇晉  
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

案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  
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  
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籍  
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祇禘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簞斯  
盛我簞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  
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  
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尙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  
濟裴楷等竝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  
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  
通志 卷宿 上 列傳三十七上 聖

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  
敕當除之十里一官權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  
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  
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  
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  
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  
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  
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秦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  
所言也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  
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

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鞏皆有所憇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非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糶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糶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糶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長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糶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糶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酒埽以待征旅釋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以岳頰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尙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揚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峻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諧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三

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旣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日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元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聖

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尙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普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尙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

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蘧有道予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沂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徑度靈臺傑其高跼窺天文之祕奧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元幕綠徽谿子巨黍異黍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蟲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元管啾啾而竝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則在是故髦士投絨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欒遊鱗澗潄菡萏敷披竹木翳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棹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四

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  
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  
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  
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莖薺甘旨蓼蓼芬芳  
薰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路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  
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  
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  
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  
紫房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  
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

通志

卷宿西上

列傳三十七上

聖

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  
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  
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  
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芘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  
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臨趙王  
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  
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  
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罔爲  
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  
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

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  
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  
司徒掾據弟誥兄弟以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  
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  
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  
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  
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  
頓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祖勛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  
史竝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  
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初應

通志

卷宿西上

列傳三十七上

吳

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  
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  
釋奠頌帝甚善之後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  
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復爲乘  
輿箴上之極盡風諫之美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  
良之士咸罹酷烈尼遂稱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  
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  
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  
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  
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

將沒攜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隄壁年六十餘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逾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時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次且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張

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黜不敗績公孫旣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爲椎論言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無由而致其用辭旨高邁世多稱之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元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



世方亂無復進任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載二弟協  
亢協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  
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閒  
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  
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  
七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  
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  
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駢飛  
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氷之津旌拂霄崿  
軌出蒼琅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擘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吳

轡顧石室而廻輪遂適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  
幽藹蕭瑟虛元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啣嘈張其前尋  
竹竦葦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颿發而回日飛礫  
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想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  
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  
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  
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冷百年苦  
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渚短羽之栖翳蒼今將榮子  
以天人之大實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  
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之瓠解疏屬之拘

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  
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榦據蒼  
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崑崙右當風谷左臨雲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蹠實之蹊搖則峻挺茗逸嶠嶠  
晞三春之溢露愬九秋之鳴颿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  
條木旣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崢嶸  
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  
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  
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蕤收之變商若  
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  
通志 登宿西上 列傳三十七上 兗

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  
乃降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廻流風結悲萋  
萋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惇嫠爲之擗標嫗老爲之嗚  
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  
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蘭宮祕宇雕堂綺襲雲屏爛盱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  
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闔以萬雉之墉爾乃曉榭迎風  
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形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  
玉繩而結極承倒影而開軒頽素煥爛粉拱嵯峩陰蚪  
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

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楸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  
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馱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  
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  
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  
聽俯採朝蘭憩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  
翼戲中泚潛鯁駭驚翰起沈絲結飛增理挂歸翮於赤  
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擢隨風弭楫乘波  
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  
曰乘鷁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  
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

通志

卷箱五上

列傳三十七上

辛

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  
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最稀  
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  
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驪驪屯羽隊於  
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張脩毘布飛羅凌黃岑挂青  
轡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旣乃內無疏蹊外無  
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戟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  
飈連騎競鶩駢武齊轍翁忽揮霍雲廻風烈聲動響飛  
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  
有圓文之玃斑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睨日蔽霜刃

足撥飛鋒甌林蹶石扣拔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  
技蹙封豨攢馮豕拉魃魘控解豸鉤爪推踞牙擺瀾漫  
狼籍傾榛倒壑隕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  
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  
犒勤息馬韜弦肴馴連鑣酒駕方軒千鐘電醕萬燧星  
繁陵阜沾流膏谿谷馱芳煙歡極樂彈廻節而旋此亦  
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  
也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  
逾羊頭鑠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  
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旣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

通志

卷宿言上

列傳三十七上

五

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鏗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  
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  
鴻陸灑奔駟斷浮醜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  
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  
胡價兼三鄉聲賈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  
功冠萬戰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  
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  
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睥睨黑照元  
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

不能觀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蚪  
蝓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  
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  
移再踐千里爾乃逾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  
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  
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  
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鶻霜鷄黃雀  
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躡翰音之躡燕髀猩脣髦  
殘象白靈川之龜菜黃之鮐丹穴之鷄元豹之胎燁以  
秋橙醑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  
鱗出自九谿頰尾丹頤紫翼青髻爾乃命支離飛霜鏹  
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  
不足擬其薄繁肴旣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棗  
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  
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元石嘗其味儀  
氏進法其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  
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彊  
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

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  
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  
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  
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  
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  
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  
塞函夏寧謐丹冥投鋒青微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  
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  
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  
蕩蕩元髻巷歌黃髮擊壤解皇羲之繩錯陶唐之象若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上

五

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輜軒地未被乎正朔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蚊惑惠無思不服苑  
戲九尾之禽圍栖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彫於黃帝之園  
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氤氳天地交泰義懷靡  
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  
無靈蔡縉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  
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  
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  
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  
駿足旣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

聞皇風載躋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摘藻爲春下有可封  
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爲工永  
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亢字季陽才  
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技術時人謂載協亢  
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  
荀崧舉亢領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  
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行於世

通志

登宿三上

列傳三十七上

孟



通志卷第一百二十四上

通志卷第一百二十四下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列傳第三十七下

江統字應元陳畱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

通志

卷一百二十四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一

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億於鬼方有周文王而忠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廟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



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  
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  
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  
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繪之禍顛覆宗  
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  
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閒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  
宋陵虐邠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齊桓攘  
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  
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二

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  
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  
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  
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  
西鄙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  
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  
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

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射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狂伏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征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

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三

後因拔棄漢中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衝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蔓

滋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  
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  
著先零罕升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  
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  
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各得其  
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  
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  
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  
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謀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  
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  
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  
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  
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  
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  
起徒興功造事使疲頓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  
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  
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  
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  
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  
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尙拔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

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過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士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五

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糗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

相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雖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疆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

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下

列傳三十七下

六

母邱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鬻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停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者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人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

官職同名不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議若詭辭避廻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收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七

觀奢廢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爲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彊不息之謂也其

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鑑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身

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八

僖以躬儉範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亥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微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

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尙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遊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仕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九

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律以古道誠可媿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旣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



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官臣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謂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誅敘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尙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問軍事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十

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鑑爲賢良陳畱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臯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彪惇彪字思元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參軍復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鑑掾除長山令鑑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彪討

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  
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將軍代  
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卽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  
爲皇太妃彪議曰天高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  
序矣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  
而拜授斯則母臣子也此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  
顯明國典而實廢之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  
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  
命事不在已可也又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  
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今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矣

通志

卷三十四

下

列傳三十七下

士

帝不從特下詔拜爲皇太妃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  
躬自籍田彪竝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  
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彪  
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鼓歷琅邪  
內史驃騎諮議鼓子恆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恆弟夷  
尚書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元竝綜  
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  
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  
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多稱之蘇峻之  
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鑑檄爲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

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竝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持劬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三

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貢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

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  
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輜轢  
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東而城池  
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  
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  
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  
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  
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  
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杆中國自謂三分鼎峙之勢可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三

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  
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鑑與衆絕慮主上  
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凌威奮武采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  
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  
十兵不逾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  
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魏滅虞亡此皆前鑑後事之  
表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  
車唇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俳術危國冀延日  
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

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銳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剗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尙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募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耀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驃騎將軍石苞軍事楚旣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五

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  
山共誦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  
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  
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致敬自楚  
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轉梁令  
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  
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  
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  
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  
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廡  
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  
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  
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悼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  
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  
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  
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  
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  
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  
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  
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五

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重唯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竝知名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畱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

通志

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六

至尙書郎早終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恆自守護之鄰人謂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所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致遠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  
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龔爵長樂侯  
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  
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  
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尙  
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  
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  
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  
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竝知不可  
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  
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  
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  
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  
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  
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  
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  
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  
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  
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七



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爲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邱墟而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邱壟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六

舊之樂餘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踔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今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哉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

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者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

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三十七下

七

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邠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

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獨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字

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旣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元王佩劍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

初憲侍醜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竝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竝委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曰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郫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五

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邱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脩之子竝上表曰亡父脩羈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諡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詆帝乃賜諡曰忠竝子含初爲庾水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含弟子逯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三

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亮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三

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不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之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

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閒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  
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畱礙賊咸以爲  
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初西音問斷絕朝廷  
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大笑詰朝召羣臣  
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加隆假節宣威將  
軍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万能等  
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  
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  
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  
軍楊珣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  
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  
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珣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  
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  
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  
奚每爲邊患隆至率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  
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  
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  
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  
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  
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三

延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  
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  
河橋中渚爲又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字元威安定臨涇人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  
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  
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  
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  
軍假節頓軍涇比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  
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  
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  
通志  
卷宿書上  
列傳三十七上  
五五  
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  
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  
惟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  
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  
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東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  
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  
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  
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  
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



兄弟六人兄廣弟烈竝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元爲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諸貪虐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諸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

通志

卷宿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五

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健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昺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翊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翊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翊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翊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其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  
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  
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  
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  
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  
璜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尙若此系必有去志  
乃就殺之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  
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  
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  
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遺稷昺等與之誓  
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  
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  
使守諸將竝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  
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  
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  
則旣爲毛昺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旣降允求復讎  
璜不許昺密謀襲璜事覺收昺呵曰晉賊昺厲聲曰吳  
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昺猶罵曰吾志  
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旣擒稷等竝送之稷至合  
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七

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畱付作部後幹逃至京師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交州刺史毛吳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稷交州吳及松能子竝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逾時乃拔皓以璜爲使特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五

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畱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晉手書遣璜息融敕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普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冠駑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渠魁深山僻穴尙

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如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馱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竝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

罪豐故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

通志

卷之三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五

授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竝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

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  
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竝爲交州  
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  
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  
恭豫竝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  
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  
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  
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翊  
杖節南行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字

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  
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  
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  
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  
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  
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晉師臨境沿江諸城皆望  
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獨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  
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附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  
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  
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

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  
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  
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  
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  
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  
甚嘉之轉任敦煌恩威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  
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  
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  
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  
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五

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  
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  
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  
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  
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竝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  
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  
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  
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  
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宣著南州  
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日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氏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辨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閒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三

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

漸爲鈔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  
急僞乞降於燕并饋燕金銀燕喜之爲之緩師定密結  
李英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  
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逃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給諸  
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  
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  
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  
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  
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  
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三

從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  
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  
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氏王楊  
茂椽茂椽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  
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  
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  
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  
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  
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  
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



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子昚邁昺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兵遺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郤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竝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五

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颯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赴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大興初復與卓攻弼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

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旣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諡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允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充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允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允後梟首。後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允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仗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出訪吳都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騎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三

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沈，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但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

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  
王渾登建鄴宮醜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  
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  
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及洛稍遷新平太守  
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  
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  
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  
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  
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  
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三

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氏人齊  
萬年反朝臣惡處疆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  
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  
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  
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  
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旣而梁王彤爲  
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  
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中書  
令陳準知彤將寔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

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  
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  
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  
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  
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  
討乃與振威將軍虞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  
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  
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  
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七

爲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  
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人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  
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贈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  
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  
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  
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  
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閭  
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  
及元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諡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  
方才量高世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

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  
諡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諡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  
玘札竝知名玘字宣佩彊毅沈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閉門潔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  
弱冠州郡辟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  
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大安初妖賊  
張昌卬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  
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  
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  
水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水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水  
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  
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水所置吳興太守  
區山及諸長史水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  
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水別率趙鸞  
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水於建康水北走投封雲雲司  
馬張統斬雲水以降徐揚竝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  
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  
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爲內應  
剪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  
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

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  
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  
名召爲參軍詔補尙書郎散騎郎竝不行元帝初鎮江  
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璿亦起義兵討陳敏越  
命爲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  
逼洛陽畏懦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璿乃謀反時王敦遷  
尙書當應徵與璿俱西璿欲陰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  
奔告帝璿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  
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旣而殺之來寇  
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守討之竝以兵少未敢  
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傳首于  
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  
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  
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愛敬之期年之間境內寧謐  
帝以玘頗興義兵勳誠竝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  
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  
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  
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  
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  
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完

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矜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廼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勰嗣勰字彥和常緘父言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學

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瑒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侃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彝

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玘弟札字宣季性矜險  
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  
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  
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璿功賜爵漳浦  
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  
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  
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  
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  
事札腳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  
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  
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  
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蕤征虜將  
軍吳興內史蕤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  
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  
門五侯竝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  
蕤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  
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  
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釁難常必由  
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  
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聖



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灑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恆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莖爲敦諮議參軍卽營中殺莖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及敦死札莖故吏竝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諡事下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聖

八坐尙書卞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莖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鑑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臬夷朝廷檄命旣下大事旣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尙書郗鑑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

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微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卽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聖

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卽如今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

莫尙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諡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鑑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雅察孝廉不行札兄子蒞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蒞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蒞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蒞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蒞使輕騎還陽羨蒞卽日取道晝夜兼行旣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蒞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蒞逼牽與俱坐定蒞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座續衣裏帶小刀便操逼蒞蒞叱郡傳教吳會何不與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蒞遂因欲誅颯札距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蒞不歸家省母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蒞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慨慷義形於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蒞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

通志

卷五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四

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力不能然也後竟覆族莖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如此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理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以帝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逖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五

青草湖密鈔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  
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羣李恆受訪節度共擊彥羣於  
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  
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  
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  
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陳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  
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  
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  
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旣濟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  
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  
破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  
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白守尋  
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邱糧廩旣至復圍弘於廬陵  
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  
訪率軍追之獲輦馬鎧仗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  
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  
表爲豫章太守如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  
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  
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曾擊瞻胡混等竝迎猗奉  
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車荀崧於宛不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吳

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督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會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竝遇害會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振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會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會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允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會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進而行遂定漢沔會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會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會遯走訪步將蘇溫收會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會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四

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杜曾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鄱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遣玉環玉盃以申厚意訪投盃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旣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闕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旣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布中原與李知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迹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侃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吳

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  
遇害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  
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  
遣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  
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尙欲相  
危況他人乎嶽廻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  
蠶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  
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  
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三十七下

吳

逆率所領從温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  
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  
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弟卬與監  
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  
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温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  
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  
文鄧定等斬僞尙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  
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  
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  
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



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  
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  
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  
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  
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襄子楚嗣楚  
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爲  
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  
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  
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竝  
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李

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  
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瓊勁烈有將略  
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  
氏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  
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  
勳等斬之子虓嗣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  
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  
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  
陵爲堅將朱彤所獲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尙書郎虓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

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  
自是每人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  
會威儀甚整堅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  
曰戎狄集聚譬如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  
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  
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  
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三  
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  
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  
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累世蒙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下

列傳三十七下

五

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遂撻之徙  
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歎曰  
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  
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  
將軍謝元親臨哭之上疏稱其忠烈爲求褒贈於是孝  
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  
賻賜其家撫弟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  
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  
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  
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

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竝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謂之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通志

卷四十五下

列傳三十七下

五

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